

# 创作是一种燃烧

■王蒙

## 文学课

回忆我个人写作的过程,最难解决的也是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,就是创作中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。有时候这个问题不像哲学上的问题那么容易说得清楚,那么单纯,在文学创作上,文学作品里,往往是非常纠缠不清的一种关系。文学作品,它既是非常客观的,又是非常主观的。即使是最冷静、最含蓄的、最有节制的那种描写,有时也要透露出作者的思想感情。这问题我不想从理论上讲,我只想从我个人写小说的体会来说,先谈这么几点。

创作是一种燃烧。巴金同志也讲过写作是燃烧。创作与进行别的活动不同,就在于创作是在一种激情催促之下。有时我想,写小说的人更是这样,他的感情多了一点,主观上要表达的东西多了一些。说话是表达,吵架也是表达,但仅仅靠日常生活表达还不够,还要把它形之于文字,形成故事、人物、形象。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理想、追求和有诗情。实际上每个写作者都是特别有理想的,如果他没理想就不写作了。理想本身和创作想象正是事物的两个方面。想象力是能力,理想是一种追求,他除了日常生活以外,还有精神上的要求,一种精神上和大读者、和自己同时代人对话的要求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没有理想就没有艺术,也就没有人的精神生活。我个人写作是在处于不写不能自己的情况下写的。写一种理想,希望生活更美好,就想要把这美好的生活记录下来,因为美好的东西又是转瞬即逝的。一种崇高的思想感情不可能24小时每分钟都是崇高的,但可以有那么一阵非常崇高的感觉,你希望把它记录下来。这也是一种理想。

另一个是诗情,是对生活的一种新鲜感觉。生活有时是普通的、平庸的,有时又是沉重的、单调的。但即使是平庸的、单调的生活,也是非常使人眷恋的。而且,我们的生活的主流里跳动着历史脉搏,跳动着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新生活的进程。如果没有理想,这样的脉搏也是感受不到、表现不出来的。要写我们的生活,就要写出这种即使是沉重的,但又是非常使人眷恋的、令人鼓舞振奋的诗情。生活本身包含一种新鲜感,不管是起床、穿衣、吃饭,或者是到一个什么地方接受一件任务,或是结识一个新人,走过一条街道,那街道有个临时搭起的小

商店等,它总会带给你一点新鲜感,有时可以构成一种诗情。虽然我们写的是小说,但我感到搞文学的人总有一种美好的诗情,所以写作的燃烧既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又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我不赞成把写作说得很轻松、容易,但我也总怀疑靠拈断胡子写出来的文字是不是精彩,因为靠拈断胡子写出来的文字就丧失了对生活的新鲜、活泼的感触。我说过创作之所以是创作,就在于它不仅是对读者来说是新鲜的,对写作者本人来说也是新鲜的。他写完了以后自己才知道,哦!我写了这么篇小说。我小的时候以为,写小说是别人脑子里都想好的东西,然后把它写出来。我就想巴尔扎克的脑袋多大啊!他脑子里要装那么多书,要多大的脑袋才装得下去?后来我才知道,不是脑袋里已经装好了书,而是他在写的时候逐渐形成的。这种燃烧,这种深情,这种激情,有时又成为我的敌人,使我写不下去。为什么会成为我的敌人呢?因为任何一种感情,不管是多么好的感情,当它以完全赤裸裸的情感、愿望、诗情样式存在时,它是不大能被接受的。一篇文章中用了那么多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词,有时效果适得其反,感情色彩越强烈,什么痛苦啊,悲愤啊等,写得越多,人家越觉得可笑,不能接受。而你要表达这种感情,就只有把这种感情赋予它生活的形式,使它变成平时可接触得到的一种可以理解到的、被常人所能理解的一种生活样式,这时感情就蕴藏在里面了。

在我写作的初期阶段,往往因为自己要写的感情太多,太强烈,因此无暇去找生活、去写故事,在一个长时间里——直到现在有时也这样,总觉得写故事有点骗人,因为我知道这故事是我编出来的,但我的感情是真实的,这是我的一种偏见。真正好的故事不是编出来的。如我在1955年写过一篇小说叫《春节》,开始写得非常散,当时不懂什么叫“意识流”,但那原稿有点初期的“意识流”的味道。后来我寄给了《新观察》,那位编辑很好,他退给了我,用毛笔写的复信,字也很漂亮,他说写得很有感情,但在没有有一个故事,所以不好发表。我一看心中就火了,只用了半小时,就编了个故事,重抄了一遍,寄给《文艺学习》立刻就发表了,反映还不错。但这也是一种经验,你要把它用一种生活的样式串起来,使你的感情有所寄托,不然你这种感情像股气一样——太虚之气,无影无形,无音无踪。这种主观的燃烧,有时很可以影响你去选择一个具体的生活故事。有时还成为你的敌人,往往会把你自己的、自我的东西强加于人,这毛病我至今也没有完全

克服。在我许多作品中的人物身上,正面人物身上有我的某种影子,反面人物身上也有我的某种情感的寄托,有时候它的语言大致上是这样人物的,但到某种环节我实在憋不住了,就把我的话塞到里面去了。我明明知道这不符合人物的职业、性格、心理,但非塞进去不可。这样客观上往往形成一篇作品不协调的败笔,这种状况是有的。再有个毛病就是容易写得过露,主观燃烧的东西太露;总是觉得不过瘾,那股气到那儿出不来,人木二分不行,人木二分九分也不行,非人木三分不可。这种燃烧是必须有的,但这种燃烧有一定的危害性,所以要控制住。

文学的客观性。文学确实是一个忠实的记录。前面我讲了这种燃烧,这种激情本身也是客观世界的反映。它是从生活中来的,而且在多数情况下,不是绝对的,它又要还原成生活,还原成生活本身的形式来表现生活,这就注定了我们的许多作品是客观的,即使主观性非常强烈的诗歌,也必须遵循或者部分遵循客观生活规律。如“君不见,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,这本身是非常主观的,因为黄河之水不是天上来的,而这里充满了李白对光明、对人生的感慨。但它本身又是客观的,起码黄河水是从高处来的,而且到海中是不复回的,这都有它客观的依据。后来我慢慢地用另一种方法来写作,就是有意识地来控制主观,有节制地使用主观的激情、追求,而去记录各式各样的生活现象、各式各样的生活故事、人物。有时,这样的作品的好处是有比较强的认识价值。它总能反映生活的一个侧面,反映生活的一部分,有非常强烈的认识作用,甚至这个认识价值能超过自己所认识到的、所估计到的。你不受那些俗套子的影响,把你你自己所看到的写出来,这方面特别是写小说的,要求精细刻划表现客观世界。除这方面以外,还有另一面,那就是经验、阅历、观察和见地。一个作者的兴趣应该广泛,最怕一个作者把自己关起来,只喜欢接触一些与自己“臭味相投”的人,只喜欢自己所感兴趣的某一类型的工作。这样有一种危险,就是会脱离生活,但表面上看不出来。所以在这一点上,一个作者对生活的兴趣越广泛越好,生活的经历越多、经验越多,他所理解、掌握的语言的类型也越多。各式各样的人,各式各样的职业,各行各业,特别是那些与自己这种类型完全不同的人物和生活样式,更应该努力去熟悉,去掌

握。如你是城市的,你能不能多少理解一点农村的生活?你可以完全不写农村,但如果一点不了解农村的生活,那是很大的缺陷。你是一个年轻人,你能不能试图去理解一下老年人?在这方面的阅历、经验、见地、理解越丰富越好。在表现生活时,有这么一种对生活客观的估计,比自己用很单纯的概念去解释生活要好得多。我在农村待了多年,我对知识分子嘲笑农民自私至今印象很深。因为我发现当知识分子穷得和农民一样时,他所表现出来的自私比农民还要厉害。这些地方就需要我们用另外一种态度现实地、宽容地、公正地、细致地去观察、去表现生活。你不要急于给生活做个结论,但对客观生活的真实,还是要像我前面所讲的要带有理想啊、诗情和追求。否则这类作品你看多了以后,会感到缺少一种震撼人灵魂的东西,你会慢慢感到乏味。

创作的胸襟和境界。这种客观的忠实和主观的燃烧都可以升华,可以在作品中表现出人更高的胸襟。如历史感,我们即使是写一点小小的私生活,如果我们是把它放在近百年的革命发展史中、放在历史的流程中来写,就能看出作品的气派。我还喜欢有一种悠远感,好像作者不仅仅告诉你现在,好像人生能经历到、感受到、体验到东西之外,还有无限多的悠远。陈子昂的诗: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我们现在的小说常是就事论事,这类东西,缺少对人生无限的那种忧虑,哪怕是一种爱或是一种忧伤也好,这样的胸襟有时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幽默。幽默有各式各样的,有低级的,有插科打诨式的,有胡捣乱的,甚至有一种下流的。但是我总觉得有一种高级的幽默,它所表达的是人生的一种智慧,是对许多事情的一种彻悟,是非常健康的一种乐观。我希望同行们加以注意,因为幽默也是生活的一种情趣。如只讲生活是沉重啊、寂寞啊、恶毒啊,那怎么办呢?希望我们小说里也幽默一下。这种胸襟还表现为一种公民的社会责任感,他忧国忧民,利国利民,先天下之忧而忧,故而总是用自己的笔来表达历史前进的要求、人民的心声。不论写什么作品,对祖国大地、对人民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的追求,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,都是我们的作品的主旋律。

(作者系中国当代作家、学者,原文化部副部长,2019年9月获得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)

## 红色足迹

天堂寨不是一所寨子,而是一座山。它位于大别山腹地,雄踞安徽省金寨县与湖北省罗田、英山县接壤处,素有“吴楚东南第一关”之称。

乘索道腾空而上,似感脚下阵阵林涛涌着我映向山巅。随着高度上升,山上的天气变得阴沉起来,白茫茫一片。

林木、山石一切朦朦胧胧。这里遍布黄山松,松针在云雾中婆娑舞动,像雄鹰展翅欲飞。奇崛的松姿一看便知饱经风霜,一棵棵高不盈丈的松,往往树龄有几百年。眼前一块巨石上赫然写着“皖鄂交界地”,这里是安徽、湖北两省的分界线,可谓“脚踏两省,放眼望江淮”。浓雾稍稍散去,眼前一座山岩酷似将军面容,英俊威武,若有所思,仿佛正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。大自然如此巧夺天工,着实妙趣横生。

“踏遍黄峨岱与庐,唯有天堂水最佳。”天堂寨的水有看头。未谋其面,先闻其声,轰鸣声响彻山谷,如万马嘶吼。一条长60米、宽10多米的瀑布挂在悬崖上,淡紫色的岩面凹凸不平,泉流其上,似滚珠泻玉、白雪翻卷,正应“泻玉瀑”之名。石上溅起朵朵水花,在阳光下银光点点,晶莹剔透。瀑布经过一段平坦光滑的石坡跌入石潭,清澈如碧。一阵风裹着水雾飘在脸上,丝丝凉意,情致绵绵。

沿着栈道下行,哗啦啦声响不绝于耳。不多时,就见到了“九影瀑”。瀑布落差竟达70多米,似银河从天倾泻,撞击着悬崖绝壁,如虎啸龙吟。见此情景,自然想到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诗句。我站在凉亭下观望,瀑布从青翠的密林中钻出,硬生生地撕开一道口子,顿时雪浪飞溅,水雾氤氲,迅猛的气势荡人心魄。

午后后又进入景区,坐上观光车沿盘山公路而行,不久便到了白马峡谷上入口。步道随山势起伏,清风拂来,凉爽宜人。峡谷中植被茂密,树、灌木、藤蔓,连同藓苔,郁郁葱葱。一路溪流淙淙,蜿蜒跌宕,时隐时现,或急速或平缓,源源不断汇入千里淮河。

天堂寨所在的金寨县是鄂豫皖根据地核心区,也是“将军的故乡,红军的摇篮”。山脚下,一汪清碧的池水倒映着砖瓦院落,大门一侧挂着“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”牌子。1947年12月30日,刘邓大军到达金寨县下楼房村,周氏人家自愿借出五间祖宅,作为前方指挥部。为再现那段光辉岁月和艰苦历程,金寨县按照原址布局进行设计,易地重建了前方指挥部。

展览分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厅、作战会议厅和金寨籍开国将军厅,一张张照片、一件件实物、一段段文字,展现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波澜壮阔的历史。整整一面墙上是一幅题为“千里跃进大别山”的画。画面中,刘伯承、

# 大别山中天堂寨

■唐红生

邓小平一身戎装,气宇轩昂,目光坚定刚毅,身后是峰峦叠翠、巍峨壮丽的大别山。1947年,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、政治委员邓小平,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,率部队分三路挺进。8月7日开始,突破黄河天险,越过黄泛区,强渡沙河、汝河和淮河,8月27日千里跃进大别山,犹如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,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。

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,立刻开展扎根大别山动员,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充分准备,并训练部队迅速熟悉南方作战条件和生活环境。他们发动群众,加强各级民主政权建设,建立和巩固根据地,取得了张家店、高山铺等战役胜利,解放了大批县城和乡镇,吸引、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军。

展览区还展现了邓小平、李先念等在大别山期间的卧室,陈设简陋。1947年底至1948年初,将近2个月时间里,在敌军重兵包围下,邓小平、李先念率领不到1000人的前方指挥部驻扎于此,圆满完成了战斗、土改、筹款借粮三大任务,牢牢站稳了脚跟。

“轻风牵衣袖,一步一回头。山山岭岭唤我回,一石一草把我留。啊,再看一眼大别山,万般情思胸中收……”不知是谁唱起了《再见了,大别山》,那么深情,歌声在山谷中格外悠扬动听。是啊,就要向大别山说再见了,就要向这片曾被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浸染过的土地说再见了,万般情思化为一句话,由衷祝愿百姓生活越来越美好!当然,百姓生活也必将越来越美好!

# 舞动青春 绽放芳华

■谷永敏 孙亚军

## 今天我出境

“动作要有力!要有带风的感觉。”“满峰,节奏没有卡准,慢了半拍,你这个转身还是有点僵硬,我再给你示范一遍。”边说着,郑峻峰一个连续旋转连接利落的定点,一套动作一气呵成,队友们看了纷纷鼓掌。

虽然已是深夜,但是排练厅里灯火通明,某工程兵大队排长郑峻峰正在指导队员们排练舞蹈《战旗飘扬》,专注的神情,认真的演示,让小小排练厅充满了“文艺范儿”。为了活跃基层文化氛围、缓解施工任务疲劳,两周前,大队组建了这支12人的文艺小分队。此时,队员们正在进行巡演前最后的磨合排练。作为原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专业的科班生,郑峻峰当之无愧地成为此次巡演的“舞蹈教练”兼“艺术顾问”。

“大大小小的舞台上过无数,但是看着一个节目从创作排练到最终完成,还是会让我内心充满激动和喜悦。”看着节目逐渐成形,郑峻峰长出了一口气。为了把这群习惯舞剑弄刀的“糙汉子”练成闻乐起舞的“文艺骨干”,郑峻峰下了不少功夫。从基础形体塑造到基本动作练习,从舞蹈动作设计到伴奏音乐选定,一稿稿推翻重来的方案,一遍遍汗流浹背的彩排,最后呈现出的一个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。

“军营的文艺节目就应该贴近兵心,一旦脱离官兵的生活,再好的节目也会变成无根的浮萍、无魂的躯壳。”这是郑峻峰练习舞蹈多年的感悟,也正因此,毕业时他毅然选择了条件艰苦的基层部队。“我要努力从基层这片沃土中汲取养分,创演出‘兵味浓、口味足’的文艺节目,服务战友们。”

去年,郑峻峰被抽调参加上级组



## 山间飞歌

■摄影 刘志勇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73集团军某旅战士在业余时间自娱自乐的场景。画面中,在云雾缭绕的山间,士兵林宝鑫正在为战友即兴弹唱。拍摄者运用长焦镜头仰拍,记录下战士们欢声笑语的温馨时刻,展现了战士们乐观阳光的青春风采。

(点评:池俊成)

## 阅读时光

在诗歌史上,很多军旅诗词以其刚健、崇高、壮美的艺术风格,抒发了无数先贤不辱使命的英雄豪气,见证了中华儿女寸土不让的铮铮铁骨,成为军事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。

每每徜徉在那些似战鼓般的诗词中,我的内心总是激情澎湃。阅读军旅诗词,你会感受到军人“孰知不向边庭苦,纵死犹闻侠骨香”的无畏生死;“愿得此身长报国,何须生入玉门关”的坚定信念;“营中午夜犹传箭,马上

# 诵军旅诗词 抒战士情怀

■朱志鑫

通宵不解鞍”的尚武精神;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铁胆血性;“只解沙场为国死,何须马革裹尸还”的从容不迫;“黄沙百战穿金甲,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勇猛担当;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”的傲骨气节。这些思想厚重、语句精湛的诗词,影响深远,句句凝结着军人的真挚情

怀和无尽心声,如同风雪中的炉火,时时引领、激励着你我。

好男儿应有吞吐八荒的凌云壮志,御敌卫国担当毫无杂念。再读李大钊的“班生此去意何云?破碎神州日已曛”,长津湖战役“冰雕连”战士宋阿毛的“哪怕是冻死,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”,卫国戍边战士陈祥榕的

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”……品读这些饱含高尚情操、爱国正气、军人血气的诗句,让我们心灵一次次受到震撼和洗礼,更加坚定了从军报国的理想信念。在强军事业的新征程上,我们要以学强能、以练精武,厚积建功立业本领,在本职岗位上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无限忠诚。